

Побег По-Скифски

塞西亚式逃亡

Степан Гребатов

(俄) 斯捷潘·格列巴托夫 著
于大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Dear Catherine Sergeyevna!
At last we arrived at south Caucasian
and we have now warm bath in
And we have fresh Bread and salt from
Moscow.
The work is tough and we have had walk
all day since our car broken at the mountain
and I fishes a day

ДЕЛО 24
предатель

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 潜伏惊世危机
背叛和误解之后 是信任和爱的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西亚式逃亡 / (俄罗斯) 格列巴托夫著 ; 于大卫 译.

—北京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 ПОБЕГ ПО-СКИФСКИ

ISBN 978-7-5033-2305-8

I. ①塞… II. ①格…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7815号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 军-2010-094号

根据 : EskonoPress2006年版译出

书 名 : 塞西亚式逃亡

作 者 : 格列巴托夫 著 于大卫 译

责任编辑 : 兰 草

封面设计 : 红 狐

出版发行 :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 100035

电 话 : 66531659

E-mail : jfwychs@public.bta.net.cn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 170毫米 × 240毫米 1/16

字 数 : 350千字

印 张 : 17.375

印 数 : 1-5000册

版 次 :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33-2305-8

定 价 :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每年塞西亚人都要以丰盛的牺牲祭奠神灵，以求赐福。在节日这天，如果看守圣器的人在露天睡着了，这个人将活不过当年。因此，人们便赐给他一块他一天之内能骑马跑完的土地……

——希罗多德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私 差” /9

第二章 《阿拉与罗利》 /47

第三章 逃 亡 /105

第四章 《阿拉与罗利》 /153

第五章 楚什波格的魔鬼 /191

第六章 山神的腰带/233

尾 声 /261

楔子

车站建在峡谷底部的一小块狭长平地上，恰似绵延山峦中的一个短暂停顿。锃亮的铁轨像两把利刃切入嶙峋交错的山石中，在微弱的夕阳下闪着寒光。铁轨伸出下方山洞，穿过站台向上延伸，但很快又被一道笔直耸起的大山拦住——从站台上隐约可见那正在推进的工程，一台掘进机的头部已嵌入黑漆漆的山体，碎石中只露出它灰黑色的脊背，看上去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巨象。

这里是高加索山脉西南麓奇亚赫托支脉，也是通向黑海的最后一段险要山地。荒蛮之地的性灵已被惊醒，人类的机械之神随着浩浩大军开进深山，这里从此不再平静。

时间正值一月底的严冬。落日的一抹余晖从山顶反射下来，让谷底的一切更显阴冷滞重。寒风将山坡上的一面红旗吹得猎猎作响，掩盖了站台上那十几个灰黑色的人形发出的声音——他们在水泥地上轻轻挪动，摩擦着双脚，不让冰冻地面的寒气打透脚上沉重的皮靴。还有，他们嘶嘶的呼吸声，好像喉管已被冻裂，哈气刚吐出嘴巴便被僵硬的寒风吞噬掉。他们是隧道工程建设的领导成员，正在排队等候进站的第一列火车。厚厚的军大衣将他们裹得严严实实，显得臃肿不堪，棉军帽檐下一个个缺血的面孔没有太多生气，木然的眼睛里带着期盼的神色，焦急不安地望着下方黑洞洞的隧道。

后面的领导们在听候指令，确切说，更像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一个个全都没有挪窝，远远望着总工程师朝车尾走去。

他们怎么会猜不出他的心理，怎么会不了解他的怨恨和愤怒？他们已经朝夕相处了九个月，想的总是同一件事，做的也是同样的梦。

希尔诺夫拉开尾车沉重的铁门。幽暗的车厢里没有点灯，瓦西里·卡尔莫维奇·扎蒙尼德，这个几天以来一直在他脑子里晃动的人，就站在车厢的中央，在浇熄这里唯一的取暖用具——一个小煤火炉。车厢里似乎比外面更冷，小桌上的茶壶也没有半点热气。

“嗨，你好！”扎蒙尼德见到希尔诺夫，立刻笑了。他二十七岁，跟希尔诺夫个头相当，但略显单薄，棉军大衣穿在他的身上显得宽松笨拙。他面容瘦削，一双大眼睛充满智慧的神采，两道长长的黑色眉毛弯向眼角，让这张英俊的脸更显活力，全无路途劳顿和恶劣环境下的愁苦相。实际上，扎蒙尼德的工作要比任何人更重，他不但是工程副总指挥，还负责整个建设的信息联络。如果他不是在前方隧道工地，就肯定是身处整条线上的某个中途站，协调进程，给建设人员运送给养、传达上级指令。在缺乏交通设施的大山里执行任务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要求他必须具有顽强的耐力和坚韧的意志。虽然社会主义苏联早已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但广袤的西南部边陲情况复杂，交通线路常常遭到武装劫匪和敌对分子的破坏。但是，一次次历险并没有在扎蒙尼德身上留下痕迹，他的出现总能为周围的人带来快乐。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希尔诺夫没有回应他的招呼，紧板着的脸孔像一块冰。

“我带来你要的东西，又足够让你享用好多天了。”扎蒙尼德并未在意，转身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方形纸包，递给希尔诺夫。

“上面到底有什么指示？”后者冷冷地把包裹往小桌上一放，目光停在扎蒙尼德手里的提箱上。

“有指示。当然，只有你和我有权了解它的细节。随车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还有一个专门发给你的命令。”扎蒙尼德也严肃起来，

郑重其事地把手提箱放在桌上打开，拿出一个用铅坠封着的信封。希尔诺夫接过来，在手里掂了一下，沉默着拆开它。

扎蒙尼德审视着他，似乎要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可你不先看看卡嘉的信吗？那里面还有你要的书……怎么，难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斯拉瓦？”

希尔诺夫避开他的目光，低头认真读那份文件。就像所有重要文书那样，这份命令很短，希尔诺夫很快读完，随后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终于是这个计划……”他自言自语地说。

“已经预料到了？”扎蒙尼德说，拉过小桌边的一把椅子坐下，低下头看着地板。

“不行！这绝对不行！”希尔诺夫说。“前面不光是荒山，还有其他生灵性命，还有人……有我们自己，有成百上千的山民！”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让扎蒙尼德吃了一惊。

“我无法执行这个命令！”

“斯拉瓦，这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扎蒙尼德看着他，揣测着他话里的意思，“上面非常不满，而且我们已经浪费了整整两个月，这段路还是无法打通。所以总部才下了这项命令……”

“不，不，”希尔诺夫打断他，“我已经把这一切写给了总部，也提过其他更切实可行的建议！莫非我的汇报被压下了，没有递交上去？”他看着扎蒙尼德，这是他头一次把目光正对着他。

扎蒙尼德一言不发。

“的确，你的那几份报告并没有交到上面，我早该实话告诉你。”最后他说，“如果我如实汇报这里的情况，如实汇报你的想法，交上你的报告，那，你的总工程师的职务很快就会被别人替代了。”

“哼，看来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内奸，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奸细？”希尔诺夫突然轻蔑地说。

“你在说什么？谁是内奸？什么是奸细？”扎蒙尼德猛地站起来。两个人相隔咫尺，希尔诺夫呼出的哈气几乎扑到了他的脸上。

“难道不是？”希尔诺夫双眼冒火——这股火一直在他心里压

朋友变成了仇敌。他踌躇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为自己辩解，只是无助地仰起头，望向站台黑黢黢的穹顶，似乎那上面写着所有事情的答案，能让他看清自己的过失，但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决心不再考虑这个难解的问题。他凑近仍然坐在地上的希尔诺夫，向他伸出一只手。

希尔诺夫挡开了他，转过身去。

“对不起，斯拉瓦，这件事我应该早些告诉你。我是喜欢她，但我对她，只是朋友式的感情，绝没有任何卑鄙和不良的企图。如果你往别处想，我只能说很遗憾。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无论完成还是完不成，我都会离开这里……”

“去死吧！”希尔诺夫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也好，或许更好。但我们，你和我，作为这里的总指挥，必须履行命令和职责，”扎蒙尼德趑趄着走了几步，停在了车厢边，“车上的物资需要安排。你知道时间非常紧，再过十几个小时，爆破专家队就会到达。你也许忘了我们以前说过的……我的想法，实际上跟你是一样的。”他轻声说完了最后这几个字。

希尔诺夫呆呆地望着延伸开去的铁轨和横在前面的大山。一片浓雾吞没了远处的一切，黑夜匆匆降临，大山仿佛又回到了开辟之前的鸿蒙与混沌。远处传来野兽凄厉的叫声，那声音越过山梁，沿着谷底慢慢回荡。山里的住民开始晚祷，这是传说中的妖魔施展法术的时刻。

“RR方案”于十二小时后正式实施，但整个计划的关键部分出了问题，山体爆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铁建计划再次陷入停顿。

次日，瓦西里·扎蒙尼德受到责问后被临时拘押，他设法逃跑，于当夜逃出大山，此后再没有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弗拉迪斯拉夫·希尔诺夫受到降级处分。他受命继续承担总工程师的工作，直到整条隧道在一九五四年初建成通车。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卡格拉小站那场风波的见证人相继离世。不过，即使是当时，人们也无法了解两位指挥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

尊敬的卡特琳娜·谢尔盖耶芙娜：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到了卡格拉山地。我也有了短暂的空闲，好好给您写一封信。

这次休整让我们从多日的辛苦中得以恢复过来。打前站的部队专门为我们修建了十分舒适的营地，让工程人员洗上了热水澡，吃到从莫斯科带来的面包和鱼干。虽然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但还需要确定最合适的操作地点。这件工作更为艰巨，因为我们需要在荒山野岭上反复勘测、丈量。昨天，我们的工程车在山路上抛锚了三次，又突遭暴雨袭击，我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

山路无法开行汽车时，我们就下车徒步行进，一天不得不走上三四十公里，很多人无法支撑下来，但我的情况还好，一直在鼓励身边的同志们毫不松懈意志。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种种艰难险阻，正式开始这项造福后代，壮大社会主义伟大苏联的宏伟事业。

这里虽然一片穷山恶水，但它是俄罗斯通往南部的唯一通道，我们的努力就要改变它的整个面貌。您一定听到“灯塔”电台的广播了，高度评价了我们正在建设

的宏伟工程，当然，还提到了我的名字！那是向帝国主义和反苏联势力的一次有力反击！为了最后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我们的短暂分离也是幸福的。您知道，您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鼓舞我和同志们一道加快步伐，用双手铺就这条通途。

离开莫斯科后，季节的变化全在不觉中经历了。您那里的秋天一定很美吧，有那么多新崛起的建筑，还有一座座火热建设中的厂房！衷心祝贺您喜欢上了在图书馆的工作，很高兴您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也期待您的整理工作顺利完成。我同意您的观点，的确，那些宝贵的图书应该得到拯救，而不是随意丢弃或任其埋在地下室慢慢损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图书，需要前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知识和智慧，虽然其中有些是必须以批判态度对待的。

您也与邻居们融洽生活在一起了吧？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也许，我们都需要适应新的劳动和生活节奏，我相信这个节奏会更快地把我们带入崭新的世界中去。

为我们传递信件的是我的同事瓦西里·卡尔莫维奇同志。我托他带去我亲切的问候，并热切等待收到您的消息！

敬礼！

弗·希

1952.9.6

阿纳托里·特列霍夫早上从来用不着上闹钟，因为每天八点之前总会有来电将他吵醒。他曾设想过没有电话的早晨，那样，他会任凭睡意延续下去，一直睡到自然醒来，好好补一下亏缺的睡眠。但自从接受了新任命，他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福分。他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这些电话不是半夜打来的，不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今天的“执行闹钟”不早不晚，床边的电话在七点半钟响起。特列霍夫让它响了五下，才拿起电话听筒。

“早晨好，托利亚^①，还听得出我是谁吗？”电话里的声音显得有些陌生。

“给我一秒钟。”特列霍夫快速寻思着。只有一些相熟的朋友才会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三秒钟，他想起来了，“马克西姆·卡什诺维奇！是你，对不对？”

“好啦，谢谢你还记得我！我们的高材生！我真想知道这是你的职业习惯，就像记个什么要案嫌犯似的，还是心里当真还有我们这些老同学？”马克西姆·卡什诺维奇·斯米尔诺夫在电话里呵呵笑道，流露出对大清早就打扰他抱有歉意。特列霍夫的神经放松了下来。斯米尔诺夫并不属于紧急事务

部，即使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对特列霍夫也完全属于职责之外。他站起身，换了手拿着听筒，点着一根香烟，借以摆脱大脑中残留的睡意。

“当然是真记得！不过，重要的是你别忘掉我们，倒是我们这帮同学的福分呐。”特列霍夫也一样打趣地说。他跟斯米尔诺夫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后者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水土资源部工作，近几年特列霍夫在内部通报中常看到他的消息，知道斯米尔诺夫在步步高升，不久前一跃成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的总干事。从此两人也有了见面的机会，基本是在各类国家高层防务会议上。但由于具体行当的差别，他们之间并无过密往来，只是互留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你好，马克西姆什卡^②，你那儿一切都好吧？”特列霍夫客套地说，习惯性地抓起床头柜上的一支笔。从时间和来电者的身份判断，老同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相告。“是哪儿出了问题？”他问。

“你还是那个老脾气，托利亚，”斯米尔诺夫顿了一下，停住了笑，“不能只是一般的问候吗？老同学们再不联络，就都淡忘了。”

“不，不可能是一般性问候吧，马克西姆什卡。”特列霍夫也笑了，对自己过于职业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错，我们是很久都没有正儿八经聚会了，我还记得那次在卡雷利亚的垂钓会呢。”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喽。什么时候来我这儿吧，我们在南部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休闲地，完全可以跟卡雷利亚相比，到时候老同学好好一块儿待几天，你说呢？”

“非常荣幸之至。你定下时间，我们一定前往。是哪个大人物？”

“你说什么？”

“是哪位人物出事了？否则，你会找上我这个刑侦专家？”

“希尔诺夫。”斯米尔诺夫转到正题，声音也严肃起来。“死者是弗拉迪斯拉夫·格利高里耶维奇·希尔诺夫。”

“希尔诺夫？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个希尔诺夫，是苏联时代的一位道桥专家。是这个人吗？”

“嗯，就是他。著名建筑家之一，在隧道建设领域有些贡献，不过他后来的经历却很坎坷，学术和工作上遭受了冷遇。他人已到了耄耋之年，按说不应该是什么意外死亡，但我还想请你仔细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

①阿纳托里的小名。②马克西姆的小名。

数据库，打开重要人物档案的链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查找字母И打头的名人名单，很快在里面找到了希尔诺夫，那位道桥建筑家的名字。不过，关于他的内容非常少，只有短短的半页。弗拉迪斯拉夫·格利高里耶维奇·希尔诺夫生于一九二〇年，现住在莫斯科市中心塔干区的一幢“维索特卡”塔楼^①里。他出身建筑世家，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大学建筑系，参加过几次重大的苏联道桥建设。特列霍夫按年代查看着，除了参加四五十年代的隧道以及铁路建设外，这位希尔诺夫从五十年代的解冻时期开始，便不再有任何建树，虽然正值华年，但这位工程专家却没有被列入六七十年代苏联的重大项目的专家团组中。不过，他当年的功勋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他曾发明几种领先世界的隧道开掘机，还是苏联建设年代第一批全国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获得者。

他预料的不错，这个数据库的确是垃圾一堆。退出数据库，特列霍夫又进入无线网络，登陆内务部的刑事侦查网，输入密码，调出南山区的户籍档案。这个档案连通了监控中心的数据，只有较高级别的权限才能进入。这是数据化的最新成果，任何相关的信息，哪怕稍有价值，都会被收录在案。这里可以查阅到各路名人、明星的活动安排，重要人物举办的酒会上的来宾名单，他们活动的航班班次和旅居国外接触人物的详尽资料。对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目标人物，这个网络里还能搜索出他们的户头存款、账户往来和名下的不动产状态。特列霍夫并不十分依赖这个内部网，他认为这些环境细节只能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一般的辅助作用，过度采信它们会让人误入歧途。这个希尔诺夫并不是什么显要人物，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社会活动。输入人名，特列霍夫希望搜到他的社会关系，但找到的信息很浮泛，对一个为苏联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来说实在太少了，只有一些正面的报道和档案的分类简报，没有任何私人历史档案记录。

户籍记录很简单。特列霍夫搜索到了最新登载记录，发现在户籍状态的栏目有一个红色的叉子，证明此人已经死亡。进行高级搜索后，一个稍为具体的形象才呈现出来：希尔诺夫没有妻子儿女，他和妻子早在六十年代离异。此后希尔诺夫并未再婚，晚年的生活只是由一个建筑行业协会代管，照料生活的是受雇于建筑协会的一名乌克兰籍女佣。

特列霍夫盯着电脑屏幕，慢慢皱起了眉头：这又是一个调查线索复杂的案件。五六十年代是苏联进入快速发展的年代，难以想象这个希尔诺夫竟然没有生儿育女。参加过这次重大工程后，他的事业并没有获得高层次的延续，几经周折后转入教学行当，在一所不知名的综合大学中教授古典建筑，

系统的监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重点监控区域完全可以随机界定，它的范围可以涵盖莫斯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交班会九点整在监控中心六层的会议室进行。会议室就在监控大厅的上方。透过环形玻璃墙，监控大厅的一切一览无余，会议室的人不但能观察整个监控中心的实时影像情报，还能够同任何一个坐标点的监控单元联络通话。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墙，可以看见下方所有监控参谋和判读值班员的一举一动，而下面的值班参谋只能在接通时在显示屏幕上看到询问某个事件细节的领导。参加会议的是包括特列霍夫在内的监控中心高层领导和值班主任，他们将二十四小时内莫斯科及其周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做整体研究汇总。室内布置得像一个圆桌会议厅，除了值班首长——必定是防卫区的某位将军——坐在正对门口的位置外，其他部门领导围坐四周，不分高下。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布置，因为实际上，在这幢监控中心包含着内务部的两大部门，特警监察部和地方警察部，前者虽然名衔显赫，但成立的时间很短，机构建制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组成人员来自整个内务部的不同部门，而警察部队凭着庞大的编制系统和根植城市各层面的老资格，对特警部队的存在不以为然，但每遇重大事件往往被后者抢了风头，这不能不让城市宪兵大感不快。特列霍夫在特警部队任副总指挥，自然清楚这里的利害，他一直认为监控大楼里的一切并不和谐，亟待做一次系统性的调整，但目前他也只有忍耐。总值班长听取了各方汇报后，就一些事务性的问题做了部署。有自己的正职在场，特列霍夫只是在听，既没有汇报安排，也不插话，况且交班会的内容并没有激起他的兴趣。他留着一只耳朵听着各值班领导的重要情报，一边打开会议桌上的电脑，扫一扫各方面的内部资讯，几秒钟后便进入了警察户籍管理中心。他一早赶来开会就是因为只有这里的电脑才能进入警察内部网络。很快，他就检索出分片警情登记网页，找到了希尔诺夫的死亡记录。

这里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或者说，那些最初的记录还没有被哪个痴头呆脑的警察整编或者删除掉。记录显示，希尔诺夫是死于前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死因为心绞痛并发症。而死亡来临之时，并无任何证人在场。发现死者的是他的乌克兰用人，时间已经是第二天，也就是前一天的早上七点半钟。希尔诺夫的遗体停放于斯维克达尔医院的太平间。特列霍夫皱起了眉头：看来他今天有得忙活了，他很快将几个重点细节在自己的本子上做了记录。

就这么多。特列霍夫退出系统，目光落在自己左侧的大玻璃窗外，看着下面一个个忙碌的值班参谋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工作，间或回答几句交班会

领导的问题，看着这些，特列霍夫一时想出了神。

“你那里还有什么说的吗？特列霍夫同志？”总值班的问询打断了他的思索。

“没有，只有一个不大的案子，我想，可能需要地方警察局的一些合作。”特列霍夫谦和地一笑，向坐在圆桌另一头的刑侦处总值班员微微点了一下头。

少将看了看警察局指挥所所长，“叶夫费罗格维奇，这边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话，请尽力协作。为了应变局势，我们很快就要成立一个特别机构，由特列霍夫同志牵头。阿纳托里·卡米列维奇，那里筹备的怎么样了？”

“还没正式开始呢，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具体方案吧。”特列霍夫搪塞说。他和这位将军并不熟悉，但他认为这个牵涉到机构内部整合的敏感话题不太适合交班会的场合。

他要去一趟地方警察的地盘，八楼以上都是他们的天下。要去的地方首先是刑事侦查厅。刑侦厅同特警部虽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在那些老牌警察眼里，特种警察部队不过是一些只会动武，凭借几样摸爬滚打功夫、依仗尖端武器装备的鲁莽肌肉汉，每每遇到大事总要动用警察体系的资源，这更让这些地方宪兵看低一等。走出交班会，特列霍夫这样想着，暗暗苦笑了一下，一边徒步登楼梯上了九楼。

九层宽敞的走廊尽头就是刑事侦查厅，这里的气氛跟治安预报组完全不同。虽然看不到任何血淋淋的尸首和嫌犯，但这儿的空气似乎飘散着一种特别的东西，像是一种空气凝缩剂，让人感到脸颊上麻酥酥的。

按照叶夫费罗格维奇上校的引介，特列霍夫直接找到这里的最高领导弗尔科夫斯基上校。特列霍夫说明来意，弗尔科夫斯基合作地按希尔诺夫死亡记录上的细节找到了办案管理处，把特列霍夫介绍给负责的罗曼斯基警官。

“嗨，特警喜欢上我们这里的资源了？”警官欠了一下身子，对特列霍夫点点头，算是对监控中心领导表示尊敬，然后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进入自己的文件档案。他的年龄跟特列霍夫不相上下，显然在警察部队待了不少年头，但仍然是个少校。“我倒希望这个老家伙能给点儿事情让我们忙活，最好他是被人谋杀的，”说着他用手指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做了个苦相，“也许，特警方面能从这里找到让我们这帮老朽丢饭碗的东西吧？”打印机咔咔响了几声，吐出几页文档。

“谢谢。”特列霍夫说，不去在意对方话里的冷嘲热讽。接过打印文

的。“时间不会倒流，人也不能再年轻了……要按过去来说，这几张钞票，可都够我养老喽……哎，人心不古啊，活到这把年纪，我还真不知道活着为的是什么！”他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把那三张纸币卷成一个纸卷，塞进了内衣里层，又躬身拿起他的木椅，转身就走。

“也许世界上还真有一个银行，认这些旧钞票呢，”斯季瓦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故意带着一种暗示的口气说，“您知道吧，在那个秘密银行，这种钞票不但好使，恐怕还一直升值呢。您不要跟我去那里看看？”

“哦嘴！那个老狐狸今天打算现身，我猜错了吗？”“茨冈斯基”停住脚步，满脸狐疑，他不能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更不相信他的权威。但他只不过犹疑了几秒钟，便跟上了斯季瓦，上了另一侧的台阶。

5

一路上两人谁也没开口说话，大概“茨冈斯基”没把这个年轻送信人放在眼里。斯季瓦也省下这份心思，通告过特列霍夫指定的见面地点后，就一言不发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一边猜测着这次见面的含义，一边揣摩着这个身骨结实，腿脚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的老家伙。“茨冈斯基”的一头长发现在披散在肩上，看上去与其说是街头艺人，不如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活优裕的前卫艺术家。老家伙一路大步流星，那台标准型号的手风琴背在肩上，好像一件毫无重量的玩具。斯季瓦想，内务部的侦查系统已经发展演化多年，形成了一套十分严密周全的地下信息输送体系。一定有不少类似的外勤警探为这个庞大的机构服务，这些人改头换面，潜身隐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斯季瓦读过苏联时代的秘密探员故事，他们伪装成店员、修理工和卡车司机，看上去跟普通人毫无差别，但私下却过着双重生活。这些人可能是在职的警探，但也许只是内部雇佣的眼线，专门在指定的场所搜集情报或负责同下线联络。如果这个“茨冈斯基”是这种警探的话，倒是没有超出斯季瓦的想象，除了他的做派有点儿太过张扬了，像是一个爱抢戏的演员。但这也许是这种人为特殊生活付出的代价吧，他们一定都是些怪人，斯季瓦这样想着。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秘密探员。他们从不出现在主管机关的内部，只身单独在野外作业，但的确是一些老到的专家，跟这些人打交道需要倍加小心才是。

冬末的正午，阳光已经十分充裕。特列霍夫指定的见面地点离车站很

近，是广场几百米外的一个小酒馆，但它并没有被这种地方惯常的混乱和喧闹所污染——“卡巴莱餐厅”藏身在一幢新近竖立起来的办公大楼的阴影中，厚重的木质门脸和紧闭的铁门好像依然紧裹在习惯性的严寒之中，不大的木雕招牌上依然落着厚厚的残雪，看来只有回头客和挑剔的爱好者才喜欢来这儿。

像莫斯科大多数小型餐馆一样，“卡巴莱”也处在一个半地下建筑内，但一进门，里面的一切就同外面的世界完全划清了界限，让人顿然耳目一新。餐厅的内部完全是高加索家居风格装饰，刻意营造出的幽暗气氛让整个环境显得既隐秘又舒适。厅堂用木质的梁柱刻意修饰成古代居室模样，一张张餐桌错落有致地分散在几个分割开的区域内，虽然活动的空间不大，但一切并不显得拥挤。一盏盏油灯从房梁上悬垂下来，照耀在墙壁上描绘饮酒场面的稚拙夸张的风俗画上，显出一片暖意，很能勾起人们的食欲。餐厅的尽头有两个民族乐手就着一把吉他，唱着一曲慢节奏的民间歌谣，曲调虽然略微伤感，唱歌的人过于动情，似乎已经半醉。男招待们一律穿着本民族的服装，那是领口部分带有红色绣饰纹样的黑色长衫，宽松的衣袖显得飘飘洒洒，别有风度。斯季瓦一进门，就看见靠里面的一张桌子边的特列霍夫在向 he 招手。

两个职业侦探的见面到底是种什么阵式？他们多久才见一面？斯季瓦很想好好看一看。“茨冈斯基”在特列霍夫面前摘下帽子，行了一个演出者在舞台上才用的那种夸张的礼节：躬身低头、手抚胸口，另一只手臂平伸。特列霍夫起身热情地跟“茨冈斯基”握了握手，身材高大的艺术家让他不得不仰视。

“你好，格尔穆特先生，”特列霍夫看着斯季瓦，“你们都相互介绍了？”

斯季瓦耸了耸肩膀。“没有，还没正式介绍过。”

特列霍夫笑了，这是斯季瓦头一次看到这个严肃的长官露出笑脸。大概是觉得我总算完成了任务，还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愚笨吧。

“这是格尔穆特先生，纳扎尔·伊里安诺维奇，我们的老朋友。”特列霍夫让斯季瓦坐在自己的旁边，格尔穆特在二人的对面坐下，“这个是我们的新朋友斯季瓦，我的搭档。”

“噢，你的新搭档？特工部什么时候开始吸纳新鲜血液了？”格尔穆特说话了，瞄了斯季瓦一眼，“他还算精明，比起你们那些酒鬼来说。”虽然这是句夸奖，但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露出的仍然是自大和傲慢。斯季瓦本来就